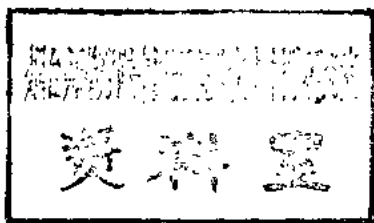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托克托县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7 字数 180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印数 1——8000

编辑凡例

一、遵照周恩来同志有关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本选辑刊行的目的在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以传之后代，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戊戌政变至“文革”前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工商、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不拘体裁、观点，只要有历史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虽系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但均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希勿公开引用。并欢迎读者和知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必要时得征求作者意见。

目 录

张家口战役回忆.....	孙兰峰 (1)
张家口解放的片断回忆.....	杨维垣 (9)
傅作义部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经过.....	冯 梓 (15)
张家口突围的前前后后.....	卫景林 (23)
傅作义部第一〇四军在怀来南山被歼记.....	张 沧 (29)
第十二战区接受包头、归绥、大同	
日伪军投降经过.....	靳书科 (34)
国民党暂三军赴援东北前后.....	行定远 (48)
国民党绥远地方派系琐记.....	杨令德 (53)
绥远国民党党争拾零.....	袁 镡 (70)
吉鸿昌将军在内蒙.....	王崇仁 (78)
吉鸿昌出国考察.....	王崇仁 (86)
克兴额先生小传.....	博彦满都 (93) 阿萨拉图
吴桐小传.....	杨令德 (109)
回忆自治区老体育工作者苗时雨先生.....	赵允迪 (113)
回忆我的父亲达理扎雅.....	达蔚芬 (118)

忆我和父亲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亲历记……………李孝元口述 (139)

王玉魁 赵兴业整理

原绥远省图书馆史略……………吴秉孝 吴敬贤 (154)

绥远省体育往事回顾……………赵允迪 (161)

昙花一现的“西北实业促进社”……………张万仁 (170)

从瑞兴泰看旅蒙商……………陈福义 (182)

内蒙西部戏曲史话拾零……………刘映元 (190)

晋剧名伶趣闻琐谈……………蔡凤歧 (205)

回忆晋剧名伶水上漂……………刘明山 (216)

张家口战役回忆

孙 兰 峰

(一)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败局已定。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已成夹击之势，处于进退维谷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心情极为矛盾。记得当时我到北平开会时，他曾数次向我发问：“晓九（我的字），你说我们为什么而战？”作为他的患难与共几十年的老部下，其困难处境和极其矛盾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在平津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是蒋的嫡系，在指挥上是棘手的。而傅的嫡系部队，又分散于察绥各地，鞭长莫及，顾此失彼。为了集中兵力，甩掉包袱，缩回拳头，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曾定过一个“甩掉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地包袱，集中兵力，坚守平津，以观大局变化”的方案。但出乎意料的是，东北解放军于辽沈战役后，未予休整，即神速挥师入关，横越长城，分路从冷口、喜峰口隐蔽地进入北平以东蓟县、石门地区待命，而我们还在五里雾中，认为时局的发展还不会如此之速。

(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张家口的防守部队为第十一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副司令官朱矩林）所属之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下辖二一〇师（师长李恩温），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独立三一八师（师长张进修），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察省保安第三、四、五团，独立野炮营，独立铁甲车大队，侦察总队第一大队，辎汽兵第一团第一营。此外，驻防张北的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暂编骑兵第二旅（旅长陈秉义），骑兵第二总队（总队长安恩达）等部，亦归第十一兵团的战斗序列。

十一月底，解放军杨成武兵团突然从绥远回师，在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先后攻占了怀安、万全及孔家庄等外围据点，张家口顿时吃紧。我感到局势严重，立即主持召开了有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参加的各师、旅长及省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的军事会议，决定在十一兵团领导下，所有部队分为两部分：一〇五军的二一〇师、二五九师、二五一师、骑兵第五旅、骑兵第十一旅、野炮营为野战部队，由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省保安第三、四、五各团，侦察总队，铁甲车大队为城防部队，归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指挥。二五一师配备辎汽一团之一个营作为机动部队。野战部队，除二五一师派一个团在市区西南豆赐儿山之线担任警戒外，其余分别集结于上、下堡、东山坡、大境门、平门及七里茶房一带。省保安部队三个团布置在东山坡、飞机场、元宝山、大境门之线。电请华北“剿总”任命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为察

北、绥东总指挥，指挥骑兵暂二旅和骑兵第二总队，在张北县以南地区活动，以策应张家口部队之作战，并负责确保张家口至张北县公路之畅通。还派第十一兵团高级参谋阎家珪住张北县为联络员。与此同时，还电请傅作义速派部队增援。傅即命令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一〇一师（师长冯粹）和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从丰台、长辛店乘汽车星夜驰援张家口，并命一〇四军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从怀来乘火车开抵张家口，归郭景云军长指挥。企图在张家口外围捕捉战机，歼灭解放军之有生力量。三十五军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开抵张家口后，随即命一〇一师向占据万全县城之解放军发起攻击。一经接触，解放军即主动撤离万全县城。翌日，张家口东南之宁远堡告急，郭景云军长命令二六七师前往迎击。激战终日，解放军又主动撤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傅作义偕随员刘庸笙等飞抵张家口。旋即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军长郭景云、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兵团参谋长贾璜，军参谋长成於念、田士吉和所有师、旅长，以及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参加了会议。傅首先听取了军情汇报，然后就张家口撤、守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惟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发言，向傅作义请缨守城。他建议主力部队应出敌不意，迅即撤往北平。为了服从战略需要，他愿率领他的师，并指挥全部保安部队，防守张家口，或者相机撤回绥远。不可犹疑不决，贻误戎机。傅听了很高兴，但设置可否，只是告诉我们：“快打，要打好！”并说：“三十五军和二五八师，我还要调往北平使用。”会后又召集我和袁庆荣军长，民政厅厅长周钧，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和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人开秘密会议，傅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

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它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傅当日下午即返北平。临上飞机前，再次嘱咐：“荣誉交待”的事，要积极进行。从十二月二日到四日，傅作义总是每日上午九时许乘飞机自平莅张，召集兵团司令官、军长及高级人员开会。

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正在兵团司令部召集我和各军师旅长开会，北平总部第一副参谋长梁述哉突然打来了十万火急的紧急电话（在傅来张家口时，梁每天都有电话报告军情）：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军分别从东北、西南向平张线南口——下花园间急进，判断似有切断平张交通线，分割包围我军之企图……”傅作义接电话后，即将方才获悉的情报告知大家，并说：“三十五军的行动，待我返平后电告。”旋即匆匆飞返北平。当晚，北平总部给我来电话说：“着郭景云军长率领该军和二五八师，于五拂晓前从张家口出发，限当天黄昏前撤到康庄附近待命。我当即将此命令告知郭景云，并嘱咐他说：“平张途中恐有情况，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后因运载二五八师的汽车没有筹措好，旋奉傅命留在张家口，归一〇五军袁庆荣军长指挥。

三十五军于五日下午才从张家口出发，当行抵鸡鸣驿时，遭遇小股解放军阻击，当即停止前进。翌日，该军边打边走，晚间进驻新保安。与此同时，我唯恐驻宣化之三一八师和县保安团队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故命令他们立即撤回张家口。不意在五日下午，三一八师师长张进修率领该师及县长王一方率领的县保安团，于撤退途中，在沙岭子附近遭了解放军伏击，师长张进修负伤，县长王一方自杀，师参谋长张振洋率残余部队逃回了张家口。

郭景云军进驻新保安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十二月八日，傅作义派一〇四军安春山军长率领该军前往接援。同时，傅作义命令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亲率所部，向下花园、鸡鸣驿攻击，以资策应。尽管二五八师由郭跻堂师长亲自率领猛攻，并由军长袁庆荣临阵督战，但解放军阵地，犹如雷池，不可逾越。反之，解放军的强大阻击，使郭师伤亡枕籍，不得不撤了回来。经报傅，电示停止执行这一任务。郭景云军在新保安，经十七天的激烈战斗，继十二月十一日傅部一〇四军被歼于怀来、横岭关之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覆没于新保安，至此傅作义嫡系部队已丧失殆尽。

(三)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们接到傅作义的急电：“郭军在新保安被歼，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这是一个有关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我和袁庆荣军长即在我的办公室召集兵团参谋长贾璜和一〇五军参谋长成於念进行研究，决定二十三日拂晓，开始突围，向商都县转进。当时成於念建议：“兹事重大，成败在此一举，应召集各师、旅长、民政厅长、七兵监、分监等共同研究突围计划。”袁庆荣军长恐怕泄漏机密，引起骚动，于是决定：除密电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外，其余各师、旅长由袁分别面授机宜。突围部署：（1）电令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率该旅及安恩达、陈秉义等部由张北油篓沟一带即速攻占长城线之狼窝沟和神威台，接应张家口突围部队；（2）令二五九师郭跻堂部为前卫，于二十二日夜，出大境门，向陶赖庙方向攻击前进，打开通向张北、崇礼之道路，掩护

全军突围后，改为后卫，向商都转进；（3）令骑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归骑五旅旅长卫景林指挥，从七里茶坊经孔家庄突围，然后向察北、商都一带转进；（4）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都为后卫，掩护全军撤退后，在本军后跟进，向商都一带转进；（5）其余为本队，按二一〇师，兵团司令部，军司令部，二五八师、保安司令部及所属各团之顺序，沿前卫行进路线向商都转进。

二十三日拂晓，我和袁军长商定：他先出大境门指挥部队撤退，我留在兵团司令部等候北平总部是否还有指示。等到十一时许，北平总部毫无指示，我即驱车出了大境门到朝天洼一〇五军指挥所位置，和袁军长会面。当时兵团参谋长贾璜、民政厅长周钧、教育厅长胡子恒，还有几位师旅长在一起，大家面面相觑。我十分焦急地问：“欣然（袁的字），部队呢？”袁答：“先头部队打不出去，还掌握着几个师的兵力。”这时，当面解放军占据朝天洼两侧高地，强力阻击。二五九师的一个团，数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袁军长再次下令，要郭济堂师长带领全师发起猛攻，并令炮兵向通往崇礼的道路猛烈轰击。但解放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愈战愈强，对我突围部队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虽然全师投入战斗，亦毫无进展。原来指定从七里茶坊向孔家庄突围的骑兵部队，听说从大境门外突围的步兵，已打通出路，于是他们改变路线，也出大境门，跟在步兵后面突围。这时，步、骑、炮兵，五万余人拥挤在一个一里宽，二十来里长的狭窄的山沟里，十分混乱，以致杂踏相挤，怨声载道。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人民解放军即向张家口市攻击前进，并分别在陶赖庙、汉诺坝、麻地营、乌兰哈达等地进行截击。我们面对这一人民的巨型铁钳，已如釜底游鱼，无力挣扎了。下午三时许，我和袁军长商量，必须集中力量，在黄昏前，打开通路，否则到黄昏后就无法

掌握部队了。当即令炮兵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并以骑兵连续冲锋，但均被解放军猛烈的火力击退。而张家口市已在今日下午，被解放军全部占领，欲恢复原来的守城态势也不可能。这时风力转猛，飞雪飘飘，士兵们在风雪中，饥寒交迫，已无战斗能力。突围部队，步、骑兵各一部，先后在东窑子、西甸子被击溃，我两个师兵力在陶赖庙西南山强攻达十二次，均遭顿挫，伤亡十分惨重。余部均溃散被俘。我四个团的兵力，在二道井高地及乌兰哈达、高家营南山之线，经过激烈战斗，在二十四日也先后被歼。至此，我突围部队有组织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张家口突围部队共五万余人，除一部分骑兵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和被俘。

在将近黄昏时，我令跟随我的骑五旅王绳武团的一个连，向陶赖庙小山口方向增援，我和我的警卫员在当地一个老乡的引导下，在风雪弥漫中，沿着崎岖曲折的山路，通过长城线的神威台，向商都方向走去。在商都县四台房子一带，与鄂友三、察北专员白震所率的保安队、陈秉义、包贵廷、安恩达、察盟保安队、省保安团曹凯和李维业等部，以及张家口突围出来的张汉三、楚云龙和杨占山残部，先后会合。然后经土木尔台、大青脑包山撤到绥远省武川、固阳一带和董其武部汇合。

此次张家口战役，华北“剿总”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所属一〇五军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以及其它部队共五万余人，全部被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平津战役中，继康庄国民党第十六军袁朴部，怀来南山横岭关第一〇四军安春山部和新保安第三十五军郭景云部被歼之后，打的又一个令人信服的胜仗。

(四)

回想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军队装备劣、条件差，塞外荒漠，备极苦寒，但全体官兵，凭着爱国大义，不怕苦，不怕死，曾先后转战于长城、百灵庙、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原和绥包等地，鲜血洒遍华北战场，受到了人民的赞誉。而在解放战争中，我们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反人民的“戡乱”政策之后，依然是这个部队，却屡战屡败，每况愈下，终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实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出的绥远方式的感召和教育下，使我们认识到再不当去执行反动的“戡乱”政策，继续为腐朽的反动政府卖命；再不当让苦难的广大人民，在反革命战争中，辗转沟壑，流离失所。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傅作义先生亲自领导和组织下，董其武将军和我率部毅然决然地举行了绥远起义。从此，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光明大道。

(一九八四年)

张家口解放的片断回忆

杨维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张家口解放时，我任国民党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一〇五军副军长。现将我在张家口战役中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惟事隔三十余载，所记忆的难免有所出入，尚希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

一九四八年入冬以来，华北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指挥下的部队，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失利，完全陷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形成的战略包围之中。加之，辽沈战役以国民党部队的彻底溃败而告结束后，华北战局，更加岌岌可危。华北“剿总”在此严峻的局势下，不得不收缩防线，集结兵力于平、津、塘和张家口之线，积极充实战力，构筑工事，准备固守，以图确保海口之安全和平绥线之畅通。这样，将可根据形势之发展，“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从海口南逃或沿平绥线西退”。这就是傅作义当时的战略意图。

(二)

张家口地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傅都必要时西撤绥远的重要支撑点，故配置重兵防守。防守部队，是傅的嫡系第十一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副司令官朱矩林）。该兵团所属部队为：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下辖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独立三十八师（师长张进修），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察省保安部队第三、四、五团，独立野炮营，独立铁甲车大队，侦察总队第一大队，辎汽兵第一团第一营，临时归十一兵团战斗序列的一〇四军之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此外，驻防张北的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暂编骑兵第二旅（旅长陈秉义）、骑兵第二总队（总队长安恩达）等都亦归第十一兵团的战斗序列。

张家口外围的防御工事，早在一九四八年春就开始构筑（当时我任察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城防司令）。除防守部队参加构筑外，还强征民工数千人投入了这一工程。张家口外围，如：赐儿山、人头山、元宝山等各个山顶，山麓，以及各主要交通路口，均筑有钢筋水泥碉堡；市内重要地点，筑有核心工事。在张家口被围，榆林乡飞机场被占后，在市内东山坡又强征民工赶修起临时使用的飞机场。

担任城防和守卫飞机场的部队，主要是保安部队，还有一〇五军二五一师之一部。其余部队，除一〇五军之二一〇师和骑兵第十一旅驻防柴沟堡（后柴沟堡弃守，该两部撤至张家口近郊），独立第三一八师驻防宣化外，均集结市内，作为野战部队，机动使

用。

(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张家口外围顿形紧张，张家口东南孔家庄一带，时有小股解放军出没，多次与张家口守军派出的侦察部队发生战斗。

十一月二十五日（可能记得不准确），据侦察部队报告，孔家庄附近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在活动，并有向张家口推进的迹象。一〇五军袁庆荣军长据报后，一面报告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命令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率领所部于翌日拂晓乘汽车前往迎击。当该部驰往孔家庄后，解放军只留战斗小组与我前哨部队接触，其主力已经撤走。

十一月二十九日，柴沟堡、怀安、万全相继解放，驻守柴沟堡一带之二一〇师和骑兵第十一旅亦撤至张家口近郊。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来犯之解放军系杨成武部二十兵团，有围攻张家口之企图。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立即电请傅作义总司令派兵来援。三十日下午，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所部一〇一师（师长冯梓）和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乘汽车星夜驰抵张家口，归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指挥，旋即命令一〇一师向万全发起攻击，企图一举击歼占据该地之解放军。但先头部队一经接触，解放军即主动撤走。十二月一日，解放军一部向张家口附近之宁远堡进攻，三十五军郭景云军长命令二六七师迎击，激战终日，解放军又主动撤走。是日，为支援张家口而临时拨归三十五军郭军长指挥的一〇四军之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亦乘火车开抵张家口。

十二月四日上午，傅总司令乘飞机来张，当即在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以及所有师旅长，还有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会上傅首先听取了战备情况的汇报和部队长们的建议及意见，然后傅作了指示，并鼓励大家要有必胜信念，要很好地练兵、作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等等。关于张家口撤或守的问题，始终没有肯定。傅只是说：“回北平研究后再行电告。”傅当日即飞返北平。

十二月五日，三十五军奉傅急电，从张家口开返北平。但行抵下花园、鸡鸣驿时遭小股解放军之阻击，停止前进。六日，该军边打边走，终于被解放军围困在新保安。

十二月七日，驻防宣化的三一八师张进修部，奉令向张家口撤退途中，在沙岭子被解放军围歼，师长张进修负伤后逃回张家口。接着解放军攻占了榆林乡飞机场。

十二月九日，傅给孙兰峰司令官和袁庆荣军长来电说，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围，除已令一〇四军安春山部即日从怀来驰往接援外，着一〇五军即向下花园、新保安攻击，以资策应。军长袁庆荣和我即日上午率领二一〇师李思温部和二五九师郭跻堂部执行任务。当先头部队进抵沙岭子附近时即遭据守沙岭子的解放军猛烈阻击。激战至下午四时许，伤亡很大，毫无进展，遂撤返防次。

自援军三十五军撤离张家口后，前几天从万全、宁远堡等地撤走的解放军，卷土重来，逐渐迫近张家口郊区，形成四面包围。防守部队为了巩固防线，调整了部署，在关键地区，增强了兵力，加强了戒备。惟连日来，不断与解放军接触，屡吃败仗，士气低落，广大官兵，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安。